孝肅包公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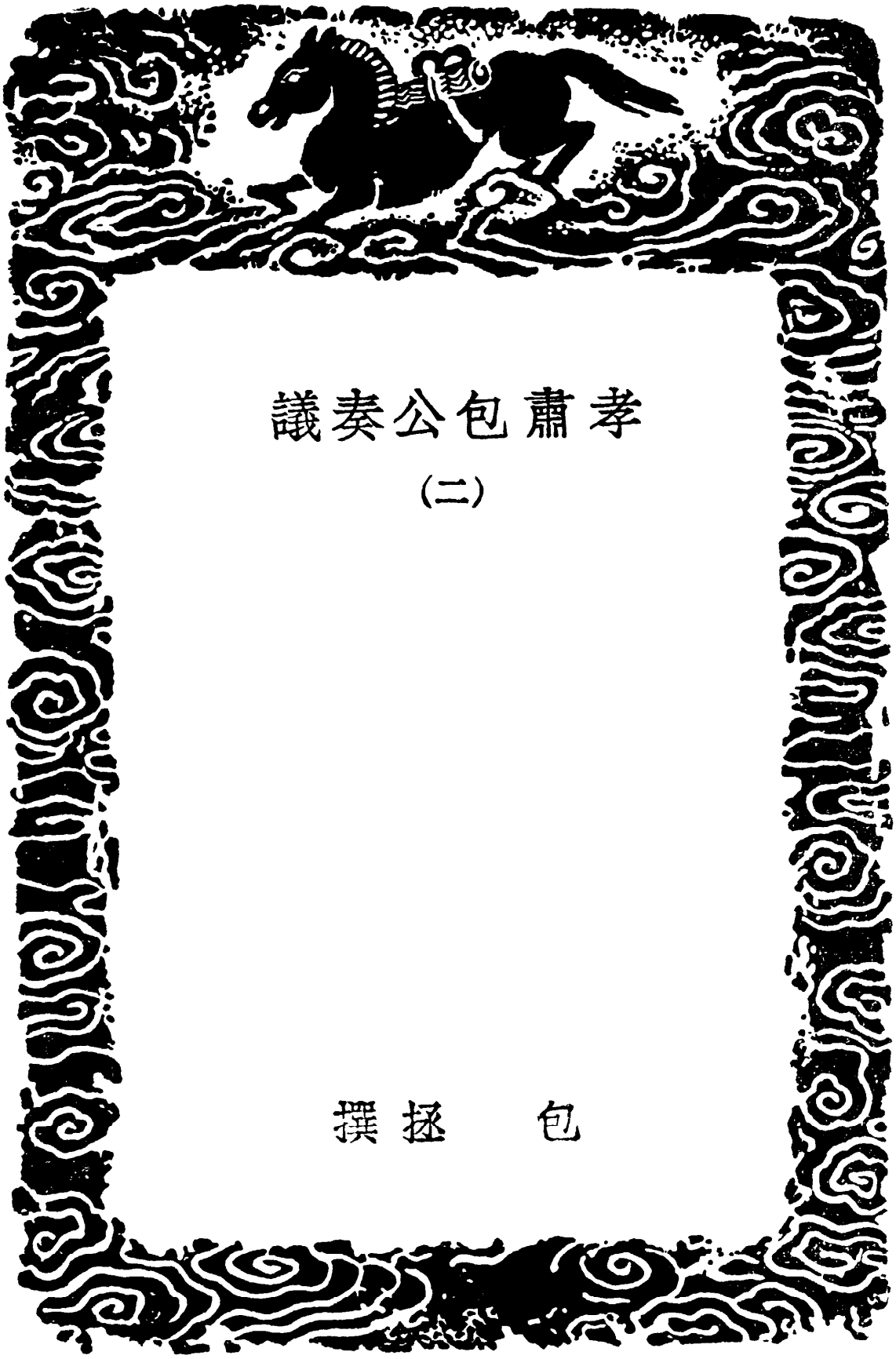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肅包公奏議

(二)

撰拯　包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六

按劾一十五篇

彈宋庠

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其人。以熙大政。不使貪冒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于事。迺臣等之職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緣私詆欺。變白爲黑。惑亂陛下耳目。動搖大臣爵位。以取奇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學德行之臣也。當時

罷免。祇緣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爲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撫拾細故。託以爲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蓋爲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爲是。則乞依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倘以臣等爲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臣等無任激切竢命之至。

再彈張堯佐

臣伏見張堯佐除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兼景靈宮使。又同羣牧制置使。制命一出。中外驚駭。緣張堯佐久以非才。濫司大計。利權反覆。物論沸騰。臣等累次論列。陛下欲務保全。乃曲假寵榮。併領要職。求之前代則無例。訪以人情則不安。臣實憂危。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行事。悉遵守祖宗舊制。未嘗踰越。若乃進用臣僚。於先朝則李至可謂自尚書參知政事。授節度使。錢若水舊任樞密副使。由工部侍郎。只得觀察使。於今朝則錢惟演以樞密使兵部尚書。授節度使。李士衡以三司使兼尚書右丞。李維以翰林學士承旨兼刑部尚書。陳堯咨以翰林學士兼工部侍郎。並授觀察使。鄭戩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幷州二年。只授宣徽使。踰年方加節度使。此皆國朝之舊典也。自非德望兼著。亦不輕授。今堯佐何者而兼是四職乎。況執政大臣。與國休戚。不能執守建明。曲有阿徇。成此過舉。俾天下竊議。謂陛下私於後宮。不獨於聖德有損。抑又事體不可之至甚者也。伏望陛下以祖業爲重。以天下爲意。免使奸

倖有所窺伺。特出宸斷。罷堯佐宣徽使之命。任以外鎮。庶可稍息天下之議。

第二章

臣等近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以物議沸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除使相。及不許歸本院供職。仍促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讀。未蒙俞允。實切憂慮。臣伏以陛下凡事克己。鮮有過舉。止於堯佐厚甚。不無衆口交非。若厭物情。理須降抑。然自去冬。言爭此事。陛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以徇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即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所上劄子。早賜施行。不勝懇切之至。

第三章

近爲臺諫官累奏乞罷張堯佐三司使之職。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爲執政之官。至於優與官爵富貴。於體無妨。遂除淮康軍節度使。充宣徽使。兼已指揮中書。后妃之家。今後並不除兩府職任。質之公論。經久爲允。今來臺諫官却入章疏。仍相率請對。堅稱堯佐不當授此官職。乞行寢罷。顯是前後議論翻覆。及進對之時。喧譁失禮。若以常法。便當責降。朝廷務存政體。特示含容。宜令誡諭知悉。

中書劄子第一道

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張堯佐除授宣徽南院使。制命始下。物議騰沸。況臣等以言

爲職。豈敢私自顧慮。以身爲計哉。直以誕告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追奪。於朝廷亦似未安。所以進退皇惑。不卽論列。雖然事體有必須裁制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陳也。張堯佐怙恩寵之厚。僥求覬望。不知紀極。始欲得宣徽使。今訖行前命付與之矣。雖出領近鎭。將來必求入覲。卽圖本院供職。以至使相重任。名器之大者。盡可階緣恩私。無求而不獲。必快己欲。以薰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思已前之失。爲杜漸之制。特降詔旨。申敕中書門下。諭以堯佐比緣恩澤。不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爲過越。將來更不令處使相之任。及不許本院供職。仍趣赴河陽任所。庶幾厭塞人情。防杜閒隙。臣等不勝爲國納忠激切之至。

中書劄子第二道

又據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等劄子奏。臣等以除授張堯佐宣徽使。物議喧騰。曾具奏陳。乞詔中書。明降指揮。向去更不得除使相。及不許歸院供職。仍趣發赴河陽。庶幾稍弭謗讀。未蒙俞允。自去冬力爭此事。幸賜開納。天下皆仰聖度能虛懷而狥諫也。今來重申前命。所以不卽論列。乞行追奪者。蓋爲朝廷曲全事體耳。其如大恩不可頻假。羣心不可固違。假之頻則損威。違之固則兆亂。伏望以國家至計爲念。檢會臣等前後劄子。必賜施行。不勝懇激之極。取進止。今年八月二十日進呈。奉聖旨。如今後張堯佐別有遷改恩命。檢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第一章

臣等伏見宣徽南院使、新知澶州李昭亮、因赴任到闕朝見、後有指揮、且令本院供職、雖天恩寬假、人欲必從、然於事體有不可者、尤須爲國家顧惜綱紀也、竊聞昭亮在延州日、嘗累乞移近郡、而澶淵據北路之會、扼大河之津、朝廷素擇重臣以鎭之、是委遇之意不爲不優矣、州境與幾甸相接、兼得以便私家之事、如昭亮所請、不爲不從矣、以至增南院宣徽之重、誕告於廷而遣之、今始得覲、又欲遂留京師、前命廢而不行、爲昭亮計誠可矣、恐非朝廷所以命大臣而大臣於出處閒自持愼重之體也、外議多云、比來河流頗虞決溢之患、昭亮以此懇辭不去、又不可之尤甚者也、古所謂大臣者、能與天下國家同其休戚也、今其名位兼中外之重、亦可以同休戚矣、而計較一小利害、不肯宣力、矧天下利害、固有大於此者、朝廷欲誰使哉、大臣舉措果如此、將何以勵小臣哉、伏望陛下依前降指揮、趣令赴任、上以全出命之體、下以存承命之信、無復開僥倖覬覦之路、由大臣始克如此、事體所繫不細、臣等故敢極論之、惟望聖慮必賜裁擇、

第二章

臣伏見宣徽南院使李昭亮、近移知澶州、到闕朝見、遂乞留京師、復求邊任、臣等尋具論列、蒙指揮賜告三月、滿日赴任、候邊帥有闕、許令就移、未逾數日、却除昭亮知眞定府、移李昭述知秦州、替呂公綽赴闕、中外聞之、無不竦駭、且昭亮先在延州日、累求便郡、朝廷優進職名、特移近輔、既而又圖邊任、遽有此命、

是可否在於昭亮。而朝廷之命令不行。此豈大臣之所爲哉。兼昭述初授成德。公議已爲不允。所蒞之處。惟務姑息。在成德尤甚。緣秦州密接蕃部。最爲巨屏。兵馬素經訓練。習知節制。鄜來未嘗輕授。若一旦令昭述處之。遂用成德之政。必致士卒驕橫。緩急決不得用。俾陝西沿邊諸鎮。傳聞害事。豈不大哉。伏望聖慈特降指揮。趣令昭亮依舊發赴瀛州。昭述別與一郡。或且令在任。公綽候將來滿日。別選臣僚移替。如此則朝廷命令必行。不使僥倖覬覦之人得計。則紀綱自正矣。事體所繫不細。臣故敢再三極論之。必望聖慮裁擇。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臣等竊聞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累上劄子。稱於召對日。奉聖旨面諭右正言孫甫言度曾上殿。求入兩地。今丁度乞賜辨證。至今未見指揮。物議喧然。竊緣任用大臣。出於聖斷。如丁度實曾上殿。妄自求進。頗失事體。或孫甫所言虛誕。中傷近列。即乞各與辨明。特賜行遣。且丁度孫甫俱處侍從之班。日被顧問。今互有論列。未辨曲直。若朝廷姑務含容。不行降黜。則好進者無所警懼。言事者得以離間。疑惑聖聽。隳紊朝綱。無甚於此也。欲望聖慈。將丁度累上文字。早賜降出施行。

彈郭承祐二章

第一章

臣等近曾再具論列郭承祐。以其上僭不法等事。乞朝廷重行降黜。今聞改差許州部署。雖罷知州之權。

然依前爲節度使。在承祐所損無幾。於朝廷威令。則所損至重至深也。何則。承祐以新以舊。曲被優恩。有大罪而蒙生全。無微功而叨將領。便蕃富貴。出入寵榮。假使殺身。未能報德。而乃恣逞姦慝。瀆亂國經。身擁節旄。而姑息士卒。職鄰樞近。而僭越典常。命之撫俗而殘民。委之留務而生事。喧然衆口。謂之蓄謀。迹其用心。實亦不順。此其可恕。則天下之惡無不可容者矣。雖人主曲全臣下。過示優矜。而凶人不顧君親。胡爲惕厲。況當熙洽之際。敢萌跋扈之爲。是誘藩臣。非曰戎首。若不痛繩以法。斯則漏彼吞舟。使包藏禍亂之人。何以戒懼而自戢哉。兼臣等仍聞承祐在南京。非理決配過人。及一二百數。昨揚孜分析。纔四十五人而已。實有未盡意其謂何。臣等乞再下南京。令子細分析。承祐在任日。決配過軍人百姓。依法不依法。作兩項聲說。的實數目聞奏。候文字到日。乞朝廷別賜裁處。

第二章

臣等已三次論列郭承祐。乞朝廷據其迹狀。重行降黜。至今未奉俞旨。臣等實以爲憂。然所憂者。非謂以言未從。及身計也。誠憂國家威令不行。則凶人無以戒懼。開奸宄之隙。發賊亂之萌。貽戚將來。固不細也。聖人思患預防。君子見幾而作。皆愼於微小。則其禍易除。及事變之後。雖有智謀。卽能戡定。所傷亦已多矣。承祐猖獗。奚足顧忌。但因之生事。則禍亦不輕。臣等所以區區不能自止也。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臣等雖其力微。不能感動天聽。以摧壓橫猾。至若自愛其身。遇事面從。則不忍也。陛下何惜一倖臣。不正其罪。使威令行。朝廷肅。明示四方之臣庶耶。臣等實甚惜之。伏乞檢會前來劄子。必賜施行。無任懇激之

至。

彈李淑二章

第一章

臣等伏覩除授李淑充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者。竊以李淑未丁憂閒。只帶侍讀端明兩職。嘗坐吟詠。刺斥前朝。語涉怨尤。事干烈祖。以此差知南京。自陳親老。遂乞侍養。相次又却充職。當時物議。以謂纔乞養親。遽乃求仕。無致養之樂。有謀身之端。又以其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羣言未息。旋卽居憂。今來服除。始還舊貫。仍居學士之職。乃處禁林之重。何故崇署之至如此哉。臣等所未諭也。且李淑素行。前後言者多矣。陛下亦具悉矣。臣等不復一一陳數。但指其甚不可者。陛下裁處。無使萬世之下。致譏於朝廷。則臣等之責塞矣。非於李淑有嫌隙也。臣等讀漢書。見轅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受命事。當時猶爲隱避。不終其說。漢景帝與湯武相去千餘年。非其祖宗。尙乃置而弗論。何則。嫌其類也。以仲尼之將聖。於區區魯國。亦爲之諱。蓋禮則然矣。李淑父子。蒙國厚恩。其身久處淸華。官職俱顯。祇以累守外郡。未獲大用。意懷怨憤。遂假前代爲名。譏切本朝。迹其用心。誠罪不容誅者也。暨緣羣議。稍示薄責。淑乃曲辨。益肆妄端。欲遂一己之非。以易大典之序。此而可恕。誰不可恕哉。又於呂夷簡墓誌。有過猶雞晨之語。臣等伏以陛下奉事章獻太后。於母子之際。無纖毫之閒。烝烝孝治。格於羣黎。謂之雞晨。實累上德。其中更有甚不可者。臣等不忍言也。淑之所爲。敢爾悖慢。陛下仁惻篤顧舊物。雖隱其甚惡。不賜顯誅。在

乎物情。已爲恩貸。今又增一學士。處之禁塗。衆議諠諠。實甚不平。況母年八十。別無侍子。臣等伏望陛下宸斷。落其翰林學士。與一外任。或令侍養。如此則懷奸隱慝之臣。有所戒懼。不敢謗讀矣。

第二章

臣近者兩次論列。以李淑前過至深。不可處之親近。乞與外任。或令侍養。今聞祇罷翰林學士。依舊充侍讀之職。況李淑父子荷國厚恩。榮幸俱極。輒敢私懷怨望。譏切祖宗。非所宜言。天下共憤。昔漢宣帝時。楊惲但以怨刺之言。尚坐棄市。迹淑罪狀。不賜顯戮。已爲寬貸。兼母年八十。別無侍子。在乎禮律。不合從政。而貪冒寵利。殊無畏憚。且陛下日御講筵。博詢經義。當用篤厚方正之士。以備師臣之列。豈宜以姦險悖慢之臣。得預進讀於前哉。此尤不可之甚者也。伏望陛下檢會臣前後劄子。特出宸斷。與之外任。或令侍養。庶幾稍塞中外之議。

彈張若谷

臣聞引年致政。抑有定規。殉祿貪榮。頗傷清議。竊見龍圖閣直學士兵部侍郎知洪州張若谷。年近八十。自登膴士。亟踐清塗。久越從心之年。未有乞骸之請。雖聖朝眷待近侍。進退以禮。而大臣去就之義。安可罔然不知。伏況江西重地。爲一都會。兵賦繁盛。控扼上游。尤在得人。以之鎮靖。兼檢會御史臺先有起請。乞行頒示。而張若谷未能引退。尚此冒居。人之寡廉。一至于是。欲乞申明前命。諭之致仕。或與別移一郡。

彈王逵 七章

第一章

臣訪聞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不顧條制。苛政暴斂。殊無畏憚。州縣稍不徇從。即被捃拾。吏民無告。實可哀憫。按王逵先任荆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配率人戶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政此大患。于今未息。沿江重地。幅員千餘里。財賦戶口尤盛。亦與蠻界接連。不可久任匪人。切恐爲國生事。且楊紘但以體量官吏過當。尚降差遣。況王逵害民蠹化。衆議不容。欲望聖慈特與降黜。則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近以江南西路轉運使王逵所爲任性。加以殘酷。不可令久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竊知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且提刑與轉運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關連。甯無私徇。縱使情狀的著。恐未必能遵朝旨。兼王逵先任荆湖之日。以非理配率錢物。臣僚奏劾。降知池州。尋該赦宥。移福州。未幾又自揚州移今任。雖遇寬澤。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爲事。布在朝野。無不具知。且非曖昧。臣與王逵素不相接。但以物議不允。須至上言。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只令依楊紘例降一小郡。所貴令酷吏稍知警懼。

第三章

臣近者兩曾上言。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累任皆以慘虐不法。降黜差遣。縱該赦宥。不可復任職司。乞追還敕命。至今未蒙施行。按王逵前後三四任轉運使。惟務掊剋生靈。凌辱官吏。任性率易。不顧條制。雖

朝廷未欲廢棄。只與一郡。已是寬恩。於逵何損。且赦文優厚。所以軫念黎元之至深也。今淮南幅員數千里。最爲富庶。財賦錯出。朝家仰給。若命酷吏爲之職司。而令一路之民獨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之不幸也。切恐傷陛下愛民恤物之心。況薛紳楊紘。止以體量官吏過當。別無罪狀。尙降任使。未與牽復。以王逵所在殘暴猥濫之狀。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懲戒於後哉。實爲朝廷惜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只依薛紳楊紘例。與移一藩郡。則爲害差小。

第四章

臣先曾上言。以江西轉運使王逵行事任性。所爲酷暴。不可令居表率之任。乞降差遣。尋蒙中書劄子。下本路提刑司體量。無何。提刑高良夫未到。聞提刑李道甯又移知瀘州。却係王逵權兼管句。洎見朝廷指揮。必是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令諸色人等。首告卞咸在任事件。一面差官根勘。且卞咸替罷近及一年。以朝廷體量之故。卽虛有猜嫌。方行捃拾。以逞私憾。又令前提刑李道甯錄狀舉留。乃是輕侮朝廷之甚。所有卞咸被人陳告不法之事。乞從別路差官照勘。其王逵不可令更在本任。亦乞與移別處差遣。免致鍛成大獄。枉陷非辜。

第五章

臣伏聞近差知徐州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按王逵累任荊湖南北路。江南西路轉運使。並以所爲慘虐。黜降差遣。昨任江東轉運使。恣性狂率。愈甚於前。未幾降知光州。又改今任。雖該霈澤。

棄瑕錄用。然刻暴之性。難以悛改。凡所行事。布在朝列。無不具知。固非曖昧。且陛下軫卹生靈。惟恐不及。豈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逵殘害。伏望聖慈特賜追寢詔命。且令依舊知州。

第六章

臣近者上言。以就差王逵充淮南轉運使。乞追還詔命。且令依舊知州。未蒙施行。按王逵先任荊湖南路轉運使日。非理科率人戶錢物。致山下居民。苦於誅求。逃入蠻洞。結集兇黨。爲國大患。近年方息。臣僚論奏。遂降知池州。次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又枉行徒配民吏不少。尋朝廷下本路提刑司體量。乃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殘虐之狀。遂行捃拾。以逞私憾。凡追攝干繫五六百人在禁。鍛成大獄。及別路差官再勘。仍推究出王逵罪犯尤多。朝廷亦不曾盡理施行。却除河東轉運使。自到本任。凡所行事。愈更率易。殊無畏憚。尋以舊事發覺被劾。祇降知光州。未幾又移今任。雖該霈澤錄用。緣王逵奸險慘毒之性。無改悔之理。且淮南財利錯出。朝省仰給。發運司歲運軍儲六百萬石。亦藉本司公共協濟。方能辦集。以王逵狠愎任性。必也違戾敗事。不止一路官吏軍民獨受其害矣。據其事狀。衆議所不容。豈可更令表率之地。且與一郡。乃是朝廷之寬恩也。

第七章

臣近者與陳旭、吳奎、凡六次論列。以新授淮南轉運使王逵。乞與改授藩郡。至今不蒙施行。蓋臣等之言不足取信於朝廷。如是之甚。俯仰慙懼。不知所措。臣今略具王逵逐任事狀。伏乞聖慈特賜審察。按王逵

先任湖南轉運使日。非理率配數十年役過里正。令納見錢。祇潭州係七百餘戶。雖子孫淪歿。及賣過產業者。並令見佃人陪納。凡干連數千戶。其部下諸州。率皆類此。一路之民。例遭枷鋼。逃移死亡者無數。及臣僚論奏。朝廷特與放免。又隱匿朝省指揮數月。並不遵稟。一向催納。因事發覺。遂降知池州。其他違越之事。不更條陳。故臣僚上言。伏見王逵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簪紳。心同蛇蝎。因緣奸詐。遂忝職司。在湖南日。酷法誅求。財利苟圖進擢。民被殺者。罔知其數。黜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會。以感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笞撻。其人心憎惡如是。及任江西轉運使。依前殘酷枉法。徒配民吏。恣行威福。臺官舉劾。遂下提刑司體量。適屬高良夫未到。李道甯移任。王逵權本司公事。乃妄疑前知洪州卞咸到闕說其事迹。遂追捕平民數百人。祇於本州倚郭兩縣收禁搆成卞咸之罪。況卞咸替罷將及一年。方行捃拾。以逞私憾。中外莫不扼腕憤嗟。臣僚繼有章疏。遂移荊湖北路。未幾復授河東。所爲恣橫。愈甚於前。嘗至撫州筵上。與郭志高酒醉詬爭。遠邇驚駭。尋又張珪進狀。指論前知福州日在任贓濫不法事件。俱有實狀。竟不曾盡理勘劾。止降知光州。據其罪名。不可悉數。雖該赦宥。不可復付以表率之任。且執政大臣。所宜與國家進才良。退苛暴。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卹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不幸何。臣實爲朝廷重惜之。伏望聖慈。令取索前後臣僚奏狀。幷章珉先勘卞咸獄收坐。及張珪所論之事。同送御史臺。依公定奪。卽顯臣言非妄。仍乞檢會臣等累進劄子。早賜施行。況楊紘、薛紳、王綽、王鼎、本無殘虐之狀。祇以行事或有過當。尙降差遣。不與牽

復職司。較之王逵。彼實非辜。臣所以不避煩猥。重此剖述。惟陛下特賜裁處。

請勘閻士良

臣復見許州通判太常博士張士安奏。准敕赴蔡州制勘駐泊都監閻士良、與知州陳述古、互相奏論。兼准勅連陳述古狀。據官員人吏僧尼等首閻士良強買騾馬牛羊。及乞取錢物。共七十五狀。幷據士良論述古私役兵士。恣橫不公事。其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不敢一例根勘。已送本州及申奏者。竊緣閻士良陳述古互論不法事件至多。所出榜召到陳首閻士良八十七狀。亦合晝時行遣。不合却送本州。顯屬避事。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勘官。將所召到陳首士良八十七狀。疾速理勘。一就結案。兼訪聞一行干連人數不少。炎酷方熾。縲紲頗久。罪非本犯。情實可憫。且干連人等。應係照證。各有歸著。如該杖罪已下之人。亦乞令本處一面先次決遣疎放。盛暑之際。免淹刑禁。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臣近以新差知雄州劉兼濟。材庸識闇。素無廉節。當此邊寄。中外之議。共以爲不可。乞選有材略武臣充替。至今未蒙施行。臣伏見聖慮。以河朔事體至重。故進任大臣。節制一路。誠爲長策。然沿邊守將。未甚得人。此不可不精擇也。如祖宗朝用何繼筠、李漢超、何承矩、李允則以禦北鄙。皆極一時之選。是致邊方甯肅。朝廷無北顧之憂。蓋委任得人之明效也。方今不患乏材。但患不能用爾。緣雄州最爲控扼重地。尤不當輕授。事機少失。雖悔何及。且戎虜之性。詭詐萬狀。殊不可測。今既無名搆是釁隙。故必有爲之謀者。可

不孰慮而預防之哉。伏望聖慈特令檢會臣前來劄子。早賜施行。庶免緩急誤事。

論李綬冒國親事

臣竊聞舊開鬱鋪進納授官人李綬男、與故申王宮承俊爲親。將就婚啓。中外傳聞。莫不駭愕。檢會御史臺編敕節文。應皇屬議親。並令具門閥次第。委宗正寺宮審覆。須的是衣冠之後。非關冗庸賤之伍。富商大賈之門。差涉不實。會赦不原其罪。仍仰抨彈之官。常加采聽。又太常禮院敕。大宗正司奏。不是工商伎術之家。聽許爲親。其李綬男正礙條制。竊以伉合之序。貴於匹敵。氏族之選。屬在名勝。蓋禮教之重。所宜謹嚴。人地之華。必資參擇。按李綬闕冗之餘。軒裳所絕。嚮緣進納。已濫寵恩。豈可更冒瀆國姻。塵鄙公族。使天支之秀。下偶非類。汨紊彝制。虧損朝美。臣請罷其婚媾。別求德閥。仍乞申命有司。今後國親。並須依敕選定。

請追任弁官

臣伏見近降敕命。以免追官勒停人任弁、授太常少卿。物論喧然。未爲允當。訪聞任弁先知汾州日。所犯罪名至多。除輕罪外。凡額外占使兵士一百一十六人。令織造駝毛段子。及打三黃鎞。諸般私下雜作。並是名目破剩人數。計二萬三千六百餘工。計庸紐賊絹一千六百餘匹有零。據法寺准律。監官及主司。於職掌之所。私役兵防者。計庸准盜論。其任弁合於流三千里私罪上定斷。事該疎決。降從徒三年私罪。官減外。合追太常少卿。更罰銅一十斤放。奉敕特免。追官罰銅一十斤勒停者。竊以長人之任。表率爲先。既

自犯於邦刑。宜不齒於朝序。按任弁本以庸質。濫茲重寄。不能正身率下。而乃徇利敗官。雖該赦恩。例許錄用。原其罪狀。當置冗散。豈可牽復舊職。列在卿曹。即事緣情。實辜聖化。況任弁雖免追官勒停。亦合降資敘用。欲乞追還新命。無授他秩。則賞罰不濫。清濁有別。俾天下貪猥之輩。漸知警懼。

論閻士良轉官

臣等伏見六宅副使閻士良。除授崇儀使。罔測緣繇。中外疑惑。蓋自明堂覃恩之後。臣僚非著灼然功效。未嘗有超越遷轉者。按士良先任蔡州都監日。以不法坐罪黜降。不逾數年。復陞職任。今又不次驟正使名。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河朔塘水。當無事之時。亦可助邊防之固。但存舊制。公私爲便。頃歲楊懷敏興修不已。大爲民患。累有臣僚論列。遂令依舊。自士良繼領是職。訪聞復以創置屯田爲名。疏決水勢。飄浸鄉村。沿塞居民。尤被其苦。況逐州軍。自屬長吏等筦榷。豈假更設斯局。兼士良到闕奏事。僅及兩月。邊延不去。必是以此爲功。邀求進秩。既得之後。何所不至。寖開僥倖之路。或構戎虜之隙。則爲害不細。伏望聖慈特許追奪前命。以戒將來。及移士良與別路差遣。庶免向去別啓釁端。

請罷王渙榷貨務

臣等伏見監榷貨務王渙。先任京官。知濟州鉅野縣日。曾犯贓罪。除名編管。自後改除班行句當。作坊之時。又犯贓罪去官。其人賦性貪回。用心狡獪。善能交結。以恣其爲。只如先降條貫。句當榷貨務。須是三司副使同罪奏舉。方可差除。王渙意欲僥求。限以其制。遂乃作計。先授監左藏庫而後論列。稱奉內朝班次。

不便乞改差句當榷貨務。朝廷不知其累犯贓罪。因而聽從。物議紛紜。謂長奸計。是乃狡獪之明驗也。且榷貨務之於省司。表裏相濟。其任至要。所繫甚重。施設出納。最須得人。豈可使贓汚之餘。妄居是職。公然肆志。無所顧忌。商旅喧而上訴。國家浸以遺利。儻不速爲解罷。則其爲害。可勝言哉。臣等以爲王渙前後犯狀彰明。衆所共棄。乞賜停廢。永不別與差遣。如此則儉人畏法。莫敢自恣。而流品一清矣。兼聞馬誥亦累乞解罷。伏乞嚴降指揮。三司副使選舉曉財利。有心力。清廉強濟朝臣兩員。共幹其任。必能辦集。則大計有賴。而國用庶幾乎足矣。

辨理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臣伏聞敕差起居舍人吳奎知密州。臣近因上殿。親奉德音宣諭。以唐介彈奏大臣事及吳奎。臣亦粗陳本末。緣吳奎荷陛下不次擢用。孜孜言事。不避權倖。以是忌嫉者衆。非陛下英明博照。無保全之理。況唐介輕妄之詞。誣罔天聽。罔聖鑒悉以辨明矣。臣以無狀。待罪諫列。不能補報。以負天下之責。豈可見朝廷事有過舉。循默不言。而令諫官橫被惡名哉。雖吳奎補郡。私願甚便。然公議痛惜之。欲望聖慈且令依舊供職。臣區區之心。非謂吳奎所惜者朝廷事體。蓋不欲使奸邪者得計。則臣之責塞矣。惟聖度曲賜裁察。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七

民事

論歷代幷本朝戶口

臣近者獲登雲陛。親奉德音。詢及本朝幷唐編戶多少之數。臣雖粗陳梗概。不足以上對清問。退而徧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盛。其戶口記籍。莫得而詳。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峙。干戈日尋。版籍歲減。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日武帝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最爲全盛。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幾盡。乾元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百餘歲。纔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戰伐相踵。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有數十萬。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自後取劒南平嶺表。下江左。闢湖湘。所

得戶口。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已來。與民休息。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至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謂前代戶口之目。三代已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庸調之苦。此乃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盛。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直句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臣竊見河北沿邊諸州軍。只管一兩縣處。其得替押錄里正人數至少。供應衙前不足。遂於近下散戶內直差。未充衙前客司。執役應副。重難差遣。並無年限替期。且自來條貫。應得替押錄里正充衙前。三年及二年。滿日並放歸農。蓋以先歷優輕。令免重難一次。所有直差衙前。又不曾經歷優輕。却令長入。不與番替。直候家產蕩盡。方得逐便。若比押錄里正。先歷優輕。又有歸農年限。則苦樂甚不均齊。欲乞將應河北諸州軍直差衙前客司。並與二年一替。其情願永充者。亦聽從便。

寬卹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臣竊聞江淮、兩浙、荆湖南北路。近歲旱澇相繼。粒食踊貴。淮南西路蘄黃等州尤甚。去秋霖雨殞霜。損害苗稼。今夏大水。飄流居人。兼又官中配糴。民間之蓄。盡輸入官。官糴既多。迨今五月不雨。秋苗悉已枯槁。米價斗一百文。縱江淮稔時。米雖賤而民有饑者。況遇凶年。亦何卒歲。爲其無備故也。今則民間之蓄。盡爲軍儲矣。民失其賴。流亡日衆。故賊盜充斥。聚集成羣。大者近百人。小亦不下數十人。所在剽虜。官司不能禁。自光壽以南。距江亦皆如是。州縣上下。遞相蒙蔽。不以上聞。使朝廷無繇知之。況今秋苗稼既槁。則望在來夏。而彫殘之民。朝不謀夕。豈能及來夏乎。且天之降咎。必在於凶年者。蓋年凶則民饑。饑則盜起。盜起則姦雄出。姦雄出則不可制矣。豈可不深懼而豫防之哉。伏望聖慈申命執政大臣。應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夏至今秋災傷甚處。選差臣僚。遍令體量安撫。從便宜而賑貸之。夫救災卹患。國之常也。若忽而不顧。寖成大患。得不爲朝廷之深憂乎。

再請差京東安撫

臣近以京東盜賊充斥。曹兗等州長吏。乞別選差有方略臣僚。及遣臺官一員。往彼體量安撫。監督諸州縣捕捉。免成後患。未蒙指揮。緣京東素是出強賊處。不可不即時誅滅。若今結成羣黨。藏伏山林。則爲害不細。況臣嵎山累年震動。去春兗鄆。又地震兼春。前歲星孛於虛危之次。亦是齊分。此皆變易之大者。固不虛發。不可忽天戒而不大爲之防也。且前代幷本朝。天下凡有災傷盜賊。即遣黜陟使、或採訪安撫等

使、循行郡國。今之議者。必謂虛有煩費。若其得人。可以按察官吏能否。詢訪民間疾苦。俾之便宜從事。所濟豈不大哉。所有本路轉運使。亦未甚振職。乞於別路對換有才略者。不然則敗事。雖悔無及。伏望聖慈特許檢會臣先進劄子。所乞近差曹兗等州長吏。幷差臺官安撫事。早賜施行。

請罷天下科率

臣伏見自西寇已來。急於饋運。常賦之外。調發相繼。天下民力。殆已竭矣。且先朝當契丹未請盟之時。宿兵兩路。干戈日尋。詎聞有今之騷動乎。蓋郡縣長吏。鮮得其人。或遇非次配率。競效苛刻。貪官猾吏。緣以爲奸。乘釁誅求。不知紀極。轉運提刑又不能察其臧否。各徇顏情而已。且民者國之本也。財用所出。安危所繫。當務安之爲急。安之在精擇郡守縣令。及漸絕無名之率爾。若乃橫斂不已。人懷危慮。或因歲之饑饉。以吏之殘酷。相應而起。塗炭海內。此乃腹心之患。況已萌之兆。可不深慮乎。臣欲乞今後應係軍需所用之物。並令三司預先計度。於出產州軍置場收買。或非次急切須至配率者。亦乞勘會各於出產路分。專委逐處長吏。於形勢物力戶內等第均配。仍委知州通判親自監納。兼令轉運提刑專切提舉體量。稍有違越。並乞重行朝典。所貴重困之民。漸獲蘇息。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第一章

臣竊見淮南、江湖、荊湖等州軍。數年以來。例皆薄熟。去秋亢旱尤甚。可熟三二分。當年夏稅見錢。一例科

折。內第一等。折納小綾。每匹一貫六百六十文省。官絁每匹二貫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戶並折納小麥。每斗三十四文省。續據發運司准中書劄子。據三司奏。乞將慶歷三年上供額斛斗六百萬石內。將小麥一百萬石。大豆十五萬石。折納見錢。發運司逐相度小麥每斗幷耗。添估九十四文省。大豆每斗幷耗。八十八文省。比逐處見糴價例。兩倍已上。應該小麥一石。納見錢九百四十文省。尋又准五月九日中書劄子。據發運司奏。竊慮豆麥價高。入戶難得見錢。奉聖旨宜令本司疾速指揮逐路州軍。據合折夏稅豆麥。令入戶如願納見錢者。卽仰逐處依起納日在市價例錢數送納。如只願納本色斛斗。亦聽從便。雖有前件聖旨指揮。本處官吏並不遵稟。但一面仰令入戶納元估價錢。不許納本色斛斗。以致豆麥益賤。錢貨難得。下等入戶尤更不易。發運司但務歲計充盈。不慮民力困竭。上下相蒙。無所訴告。爲國斂怨。莫甚於此。且民者國之本。財用所出。安危所繫。而橫賦暴取。不知紀極。若因此流亡相應而起。塗炭郡邑。則將何道可以卒安之。況已萌之兆。不可不深慮耳。兼自淮以南。及兩浙荆湖。從去秋至今春。並未得雨。二麥不秀。耕種失時。民心熬熬。日懷憂懼。欲望聖慈特降詔敕。委逐路轉運提刑不住巡歷體量。應是諸雜科率。權且停罷。若向去蠶麥稍熟。今年夏稅諸色錢等。除第一第二等戶。各令依舊折納外。其第三等已下幷客戶。特與免諸般支移折變。只令各納本色。庶使重困之民。稍獲蘇息。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二麥不秀。耕種失時。幷去年諸處

夏稅。一例折納見錢。小麥每斗估價九十四文省。民間錢既窘迫。麥又無用。應急賤糶納官。其直每斗不過三二十文。中等已下人戶。絕更不易。今又時雨稍愆。蝻蟲復作。民心愁苦。深可矜憫。況東南奧壤。國家仰之如帑府。尤宜保固。以制諸夏。若不急於優卹。繼之以重困。獸窮則攫。竊恐更爲朝廷之憂爾。臣先乞應係諸般科率權且停罷。如將來蠶麥豐登。中等以下。且令各納正稅本色錢等。權免今年折變。庶孤貧人戶稍獲蘇息。至今多日未蒙指揮。欲乞檢會速賜施行。兼乞下諸路轉運司提司。不住巡歷體量。或有蠶麥不熟之處。人戶申訴州縣不得抑退。並令依例疾速差官檢覆。開破逐色租稅。免致流亡。

第三章

臣昨於四月九日劄子上言。以江淮、兩浙、荆湖等州軍。自去秋至今春。未得大段雨澤。其中等已下人戶夏稅。乞不依去年折變見錢。祇令納本色。又於當月二十八日上殿劄子。亦乞令中等已下人戶權免今年夏稅折變。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兼諸處見今納夏稅。若令一例折變。深屬不便。緣逐路今歲蠶麥薄熟。雨澤久愆。耕種失時。蝗蝻復起。秋成未保。人心益怖。而又民間錢貨絕難出辦。若不特賜寬恤。竊慮下等不濟人戶。以官錢窘迫。必致流亡。強壯者盡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壑。不獨搔擾郡邑。抑亦離去畎畝。國家財用所出。盡在東南。不得不深慮也。又訪聞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今夏蠶麥例皆豐熟。此乃天意欲少寬東南之民。若此數路稍旱。調度或急。則朝廷縱有矜憫之心。亦無所及。然臣職賤言輕。宜無采錄。但事體至大。乞留聖意。伏望陛下特出宸斷。速賜指揮。則一方生靈。有再蘇之望。

第四章

臣近者累次上言。乞江淮、兩浙、荊湖等州軍。中等已下人戶。今年夏稅。權免諸般折變。祇令各納本色。尋奉聖旨。送三司相度訪聞。三司已具申奏訖。至今未降指揮。緣諸路見納夏稅多日。兼有路分絕遠之處。若更稽緩。竊慮後時。卽陛下矜恤之心。恐無所及。伏望聖慈憫此重困之民。速賜指揮。則天下幸甚。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臣訪聞知陳州任師中。昨奏爲本州管下五縣。自去冬遇大雨雪。凍折桑棗等。幷今年養蠶祇及三五分。二麥不熟。全有損失去處。除擘畫不放省稅外。祇乞與免支移折變。已奉聖旨。令京西轉運司相度聞奏。竊知本路轉運司牒陳州。令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祇令就本州送納見錢。却令將大小麥每斗折見錢一百文。腳錢二十文。諸般頭子倉耗。又納二十文。是每斗麥納錢一百四十文。況見今市上小麥。每斗實價五十文。乃是於災傷年分。二倍誅剝貧民也。則民間錢貨。從何出辦。兼將客戶等鹽一斤。一例折作見錢一百文。又將此一百文。紐做小麥二斗五升。每斗亦令納見錢一百四十文。計每斤土鹽却納三百五十文。況一郡五縣。數十萬口。非常暴斂。小民重困。體實非便。欲乞特降指揮。令本州疾速依見今在市二麥實價。估定錢數。令民取便送納見錢。或納本色。庶使京輔近地不濟人戶。稍獲蘇息。兼慮本路應係災傷州軍。或有似此重行折變之處。亦乞特行勘會。速賜指揮。若稍稽延。恐無所及。

請救濟江淮饑民

臣聞天以五星爲府。人以九穀爲命。五星紊於上。則災異起於下。九穀絕於野。則盜賊興於外。天之於人。上下相應。故天變於其上。則人亂於其下。是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若變異上著。則恐懼修省以謝於下。年穀不登。則賑貸予賚而卹其困。蓋不使天有大變。而民有饑色。則人獲富壽而國享安甯矣。方今災異之變尤甚。臣近已論列詳矣。惟江淮六路。連歲亢旱。民食艱阻。流亡者比比皆是。朝廷昨遣使命安撫賑貸。以救其敝。而東南歲運上供米六百萬石。近雖減一百萬石。緣逐路租稅。盡已蠲復。則糧斛從何而出。未免州縣配羅。以充其數。由是民間所出悉輸入官。民儲已竭。配者未已。縱有米價。率無可羅。父子皇皇。相顧不救。老弱者死於溝洫。少壯者聚爲盜賊。不幸奸雄乘間而起。則不可制矣。當以何道而卒安之哉。且國家之患。未有不沿此而致。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應江淛六路災傷州縣。凡是配羅及諸般科率。一切止絕。如敢故犯。並坐違制。庶幾少釋疲民倒垂之急。其上供米數。若不敷元額。即候向去豐熟補塡。仍令州縣官吏。多方擘畫。救濟饑民。民不得失所。兼委逐路提轉專切提舉。如不用心救濟。以致流亡。及結成羣黨。即乞一例重行降黜。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臣訪聞江淛、荊湖等路。自去秋亢旱。田苗一例災傷。即目米價甚高。民食不足。若不速令救濟。必致流亡。強壯者起爲盜賊。老弱者轉死溝洫。因此生事。爲患不細。緣逐州除軍糧常平倉外。別無大段斛斗准備。竊知王琪見起請義倉所在。見管米數稍多。州縣必未敢專輒支用。若一一取候朝廷指揮。往復數月。當

此艱食之際。恐無所及。欲望特降指揮。下逐路轉運司。勘會轄下。元係災傷州縣。如委實人戶闕食。卽令書時將義倉米。速行賑濟。□濟貧民。如允臣所奏。卽乞早賜指揮。

論江西和買絹

臣竊聞江南西路。今年和買絹價。轉運司並以米鹽充折。幷轄下州軍和糴斛斗。多是抑配人戶。緣本路亦係災傷地分。民食甚艱。若重有搔擾。必致流亡。伏覩慶歷七年。南郊赦文內。江西一路。多以米鹽充折絹價。虧損下民。仰轉運司。今後須管支見錢和買。今本路轉運司顯是故違制旨。專輒施行。且命令者。人主之柄。而治亂繫焉。凡朝廷降一命令。所以示信於天下。若有司承受委而不顧。乃是命令之不足遵守。俾四方何以取信。則朝廷綱紀。亦緣此寢隳矣。欲望聖慈特賜勘問施行。所有斛斗。並令依舊例和糴。不得抑配人戶。

論放欠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今日以前。天下欠負官物。幷於干繫保人名下催納。無非侵欺盜用。或雖是侵盜。見今本家幷干繫保人內。委無抵當者。並令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其累經官吏保明三司未與除放者。限赦到一月內。令本處先具自來保明度數。申本路轉運司。疾速保明。繳連聞奏。當議並與除放。此誠陛下優卹元元。如是之至也。然臣歷觀前後赦文。凡所恩貸。無不周悉。而有司往往廢格。不卽遵行。臣竊聞眞宗咸平年中。親御便殿。放三司所引諸色違欠。凡四千一百六人。計物八萬三千數。蓋先帝以恩詔每

宥通責有司。必究問本末。或縲繫追速。益爲煩擾。故命以籍引對而面釋之。大哉先帝憂民軫物之心。惟恐不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委三司將應係諸色逋欠人各具因依。一一類聚。備錄申奏。並令引見。詳酌除放。如此則恩出於上。敝絕於下矣。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

慶歷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

慶歷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欠。

一、斜谷務又打造咸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

一、修河椿橛。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七州科買。

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四州科買。

一、採斫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

一、買上供肉羊兔千口。係十九州軍。

一、買紫草一萬斤。係十州軍

一、買紅花四千斤。係六州軍。

右具如前。臣勘會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其方木料。並是本府幷隴州量支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倍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破蕩家產不少。每戶鋼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牒。買修河椿橛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比之常歲。多兩倍已上。幷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祇是秦州出產。又聞深入番界。採斫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況陝西州軍。一年之內三五次。各是大段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卽目大段不易。若稍不行寬恤。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九年十年科買。又祇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爲應副。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橛等。最爲大害。乞賜詳酌指揮。權與蠲免。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

第一章

臣竊見河北漳河淤地。名爲沃壤。而廣平監於邢洛趙三州。共占民田約一萬五千餘頃。並是漳河左右良田。每牧馬一匹。占草地一百一十五畝。兼知衞州淇水監每馬一匹。止占地三十一畝。其廣平監剩占八十四畝。兼廣平係兩監。自後停廢一監。三州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往歲官司。遂令百姓請射。出租課佃。時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就種已成園林。及作父祖邱塋。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

約出粟八萬七千五百餘石。小麥三萬一千二百餘石。稈草五十五萬六千餘束。絹八百餘匹。昨淮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盡起遣佃戶却收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經鼓司進狀。及三司亦曾論列。不報。訪聞廣平雖再分爲兩監。馬祇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得此地。枉有廢爲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匹。況元占牧馬一匹之地。比淇水監可就牧三匹。亦未爲闕事。緣河北西路。惟漳河南北最是良田。牧馬地已占三分之一。東路又值橫隴商胡決溢。占民田三分之二。乃是河北良田六分。河水馬地已占三分。其餘又多是高柳。又澤鹵之地。俾河朔之民。何以存濟。欲乞且令人戶依舊耕佃。供納租課。若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大利。無甚於此。伏望聖慈體念河北人戶。累值災傷。流亡未復。豈忍更奪其衣食。俾之失所。有傷和氣。無益仁化。又況與國家歲出斛斗萬數。不少經久。實爲穩便。伏望出自宸斷。特降指揮。

第二章

臣近爲廣平監牧馬草地。乞令人戶依舊佃種。至今未降指揮。切緣廣平監元係兩監。於邢洛趙三州內。共占民田一萬五千餘頃。頃由停廢一監。共約退下草地七千五百餘頃。官司令百姓出租課請佃。年歲深遠。耕爲熟田。及作父祖邱塋。其佃戶共九千三百四十餘戶。每年共約出粟八萬七千餘石。小麥三萬一千餘石。稈草三十五萬餘束。絹八百餘匹。昨淮羣牧司指揮。令逐州作二年起遣佃戶。收地入官。今年限滿。人戶全不肯起移。累曾進狀不行。況兩監馬祇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時一監之數。亦不銷此地。枉有

廢爲閑田。縱添得馬三二千匹。若比淇水監一匹之地。可就牧三匹。甚不闕事。臣前進劄子。見下羣牧司相度。必是妄說事端。故要占留。欲乞特出宸斷指揮。令人戶依舊耕佃輸納。兼據一年所得。亦可置數倍鞍馬。公私實爲大利。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臣昨任高陽關日。以部下十一州軍諸般欠負。並係明堂赦前。合該除放。緣逐州軍從前失於舉行。臣尋具欠折因依。保明申奏。乞與除放。已蒙三司送本路轉運司。再令勘會。至今未盡結絕。況前件欠負。委是逃亡人戶。其間或有存者。又無家業抵當。卽不是侵欺盜用。今又該南郊大赦。欲望朝廷特賜指揮。檢會臣前狀。盡與除放。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臣伏見河北沿邊州軍。逐縣戶口至少。雖有田土。以迫近塘泊。遞年例皆淹澇。秋夏未嘗收熟。極邊之地。民力重困。不可不優與寬卹。本路轉運司依自來體例。二稅一切折變支移。輸納不逮。流亡者甚衆。欲乞特降指揮。委轉運司勘會。應沿邊州軍。見係塘泊接連之處人戶。二稅今後祇令納本色。更不得一例折變及支移。使知朝廷惠養之意。則緩急可用。

接送北使三番

臣近聞聖慈。以接送契丹國人使往來。更不差三番。祇令近上使臣管押金器。沿路充用。並委逐州縣長

吏、通判、及令佐已下一切應副。中外聞之。莫不欣忭。以爲數十年之弊。而陛下一旦罷去。使河北生靈有來蘇之望。今聞內降指揮復置。臣未測緣由。徒用驚駭。且三番爲河北之患。積有歲年。日甚一日。訴求搔擾。公私不勝其害。臣頃年曾差充送伴人使。且知蠹民殘物之甚。亦嘗論列。緣河北連綿災傷。流亡未復。若不省徭役。罷配率。以寬養凋瘵。是棄河朔也。況陛下矜念哀憫之極。故特行前詔。此爲至當。今乃無故復置。竊爲陛下痛惜之。惟陛下特留聖意。且依前降指揮寢罷。則天下幸甚。

論修商胡口

臣伏覩近降敕命。商胡口只候來年秋修塞。合要物料。令三司檢會天禧年修河體例敷配。所貴衆力易集。臣先奉聖旨。與兩制已上定奪修閉利害。以商胡經久須合修塞。方免河北水患。今准指揮。來秋修塞。必是河水令歸故道。緣前來累經差官相度。工役五十餘萬。三二年間。恐未了畢。若河水匯住。未得通快。則商胡固難豫修。修之則潰溢之害。立可待也。況頃歲之決。祇以故道橫隴壅閼。水勢不快。遂致潰溢。今若不先議開理水道。使之浚流。便欲修塞商胡。不惟必有後患。乃是重起八年科率之弊。虛困六路凋殘之民耳。欲乞朝廷且據計度到故道工役。先令差撥兵夫。漸次開理。或一二年內功可必就。即委三司豫行計置物料。若是全出民間。事必難集。蓋諸路久經災傷。雖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近歲稍稔。然富者竭於率斂。貧者見已流離。倘不恤他虞。遽興大役。臣恐朝廷之憂。不獨在商胡矣。伏望聖慈特出宸斷。以河朔久罹水患。須議疏塞。即乞且輟鄆內藏庫見錢百萬貫。令三司專功收管。積薪聚糧。豫爲具備。其餘即令

中等已上人戶敷配。候開淘舊道。水有所歸。則商胡之塞。一舉可成。所貴民力稍寬。功用無乏。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臣前年夏間。因送伴北使回。見河北麥熟價賤。乞支借見錢。及時收糴。外可以實邊備。內可以寬國用。雖尋差監察御史劉元瑜往彼催促。緣河北錢帛有限。竟不能廣有積聚。以備將來。臣去秋赴任京東日。竊見朝廷差仲簡、宋選、陳榮古、往三路便糴。臣亦曾上言。以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權於內帑支借見錢。或絹帛百餘萬與逐路。乘此之便。廣謀收糴。俾邊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今蒙恩改授陝西。緣西鄙用事以來。關中生聚凋殘尤甚。物貨踊貴。且朝廷所以納元昊誠款。許之自新者。蓋欲少紓民力耳。今邊事雖粗甯息。而屯兵防守。調度浸廣。錢貨積弊。倉庾殆空。如緩急有事。亦未免重困生靈。況財用一出民間。當今之際。切在安而恤之。安之之道。惟在不橫賦。不暴役。若誅求不已。則大本安所固哉。伏望陛下少留聖意。大緩吾民。以安天下。應三路用度不足。且以內帑錢帛借助。以惠元元。民心苟安。則醜虜曷足慮哉。

領陝西漕日上殿

臣昨任京東轉運使日。竊見轄下州軍諸色人等。係積年欠負官物錢帛斛斗等。共約二萬貫石。其干繫人數不少。並是主持倉庫。以年歲深遠。因循消折。即無欺蔽。或本身死亡。或家產蕩盡。見今均在干連。及保人處理納。皆是不濟人戶。看詳先降條貫。合該除放。臣在本任日。累次保明申奏。終未奉指揮。省司凡

下文牒催理。州縣逐次承稟舉行。終無毫忽錢物納官。但虛成搔擾。重困疲民。於國未有小益。於民乃爲大害。官中縱不除放。人戶亦無可送納。欲望聖慈令檢詳前狀。特降指揮。庶破蕩之家。稍獲存濟。兼恐天下諸般欠負官物內。有別無欺弊。合行除放。見行催理者不少。亦乞下諸路轉運司勘會保明。如依應得先降條貫。並與放免。

乞開落登州冶戶姓名

臣竊見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戶先陳狀。爲家貧無力起冶。遞年祇將田產貨賣抱空。買鐵納官。乞依條例。開落姓名。臣在本路日。累次保明申乞與除免。又准省牒勘會。逐官往彼相度。兼臣親自巡歷到登州萊州。子細體量得姜魯等逐家委是貧乏。積年不曾起冶。再具保明申奏。至今未見指揮。臣因訪聞得舊來州郡。最出鐵貨。緣人戶先乞起冶之後。或遇家產銷折。無鐵興作。官中並不認孤貧。一面監勒送納元額鐵數。以致破蕩資業。沿及子孫。不能免者。比比皆是。雖遺利甚厚。而富民懼爲後患。莫肯興冶。所以鐵貨日削。經久不興。欲乞今後應係冶戶。或有委實家產銷折。無力造作者。並仰差官子細勘會。如無弊倖。即畫時保明申轉運司。與除落姓名訖申省。若州縣故縱。及人戶妄有規避。即許人告首。官吏重行朝典。告人與賞錢一百貫文。仍令州縣常切多方招召諸色人起冶。不得住滯邀難。如是人戶樂爲。鐵貨增羨。寬民利國。無甚於此。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戶。內二百餘戶。厚有物力。比見充里正人戶。並各高強。祇以冶戶爲名。經今五十餘年。影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戶內係第一等者。每戶逐年供給冶務諸般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況官中所得鐵貨。祇及十餘萬斤。仍官支買炭幷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本縣人戶。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戶。差役頻併。供應不前。若將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一縣人戶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十斤至二三十斤。況本處見賣每斤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戶歲納官鐵。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祇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戶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瀛州公用

臣昨奉敕就移此任。緣本路又經災澇。流亡未復。臣自蒞事以來。應係兵民邊防。凡干利害。敢不悉心措置。然而路當衝要。使介相望。迎勞供賣之繁。因循浸久。臣方欲裁損一二。而議者亦已云云。孤危之跡。不皇啓處。勘會本州公使錢。每年二千貫。凡百用度。盡出其數。看詳舊例。紛委無算。今若據犒設軍員。並依舊外。其諸般用度。頓行減罷。則衆論未以爲允。或且仍舊。則支費至廣。未知所濟。臣遂將前任自皇祐元年八月。至皇祐四年八月終。三周年計算。約費用過錢三萬三千貫文。省是每年約用錢一萬一千貫文。竊緣本路州軍公使錢。除雄州每年五千五百貫文外。自除瀛州莫州、恩州、例皆每年二千貫文。況瀛州

自分四路之後。屯集軍馬。事體用度。與恩莫州不同。無慮數倍。欲百端圖畫。亦所不逮。若不害公。則必傷民。臣設於用度中量減其半。則每年尚使錢近六千貫。除省錢外。亦少四千貫文。若依近降指揮。廣務回易。亦恐所得不能滿數。況又河朔連歲不稔。水潦未已。民力重困。豈忍過有誅削。以逭不虞之謗哉。欲乞朝廷以雄恩莫等州公使錢參校。特賜詳酌指揮。或委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躬親取索。合破錢數。幷前後體例。別立酌中定制。俾經久遵行。臣以無狀。猥叨擢用。公家之事。不敢顧避。然飾廚傳。稱過客。上下承習。爲日持久。所積未及毫末。議者已駭聞聽。竊慮憂憎之口。因起中傷之語。疎外難立。孤直易搖。臣固不以毀譽之私。變初終之節。伏望陛下俯矜愚拙。曲賜保全。或謗毀之緣生。緊聖神之明辯。誓殫勤瘁。上答降私。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臣伏見知幷州韓琦上言。乞罷諸路里正。逐鄉稅賦。只委戶長催納。三司已牒逐處轉運司相度去訖。臣昨任河北。備見諸州軍所差里正。只是准備衙前。其秋夏二稅。並是戶長催驅。重役之中。里正爲甚。每縣或無上等。卽以中等戶充。家業少有及百貫者。須充衙前。應副重難之役。例皆破蕩。其逃亡非命者。比比皆是。怨嗟愁苦。所不忍聞。今若依韓琦起請。悉罷里正。如衙前有闕。卽委令佐於一縣諸鄉第一等中。選差物力最高者充役。如更有闕。亦如此輪差。委是經久。公私利便。庶幾凋殘之民。稍獲存濟。又緣里正係正月內差。若伺候諸路轉運司相度。必恐遲延。欲望聖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八

戒輿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臣伏見十一月初二日夜。上清宮火。謹按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漢書五行志曰。人火天火。同爲災異。皆以朝廷政令參驗得失而勸戒焉。說者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濫焰妄起爲災。火不炎上。今上清宮者。乃祖宗修建以崇無爲之德。今火燔之者。豈焚修之人不務精潔。以副陛下嚴奉之旨乎。不然。其天意垂誡於陛下乎。固宜勵精治道。謹修人事。以荅天變可也。風聞道路云。陛下存留道衆。似有繕修之意。未辨虛實。咸懷危懼。況天下多事。調發旁午。帑藏未實。邊鄙未甯。豈可先不急之務。重無名之率哉。且宮觀之興。自於唐室。非古制也。若謂先聖眞容。理當欽奉。則景靈宮、會靈觀、殿宇宏壯。可以奉安。願陛下推仁慈之德。念疲敝之俗。且務安之。安之之理。豈忍重困之也。然外議紛紜。頗甚惑衆。欲乞特降詔告諭。以安衆心。

興利

請修蔡河堰幷斗門

臣前權度支判官日。竊見蔡河每年上供斛斗。係定額六十萬石。見管三十五綱。自去年以來。般運絕少。慶歷五年內。只般到一十六萬二千七百六十七石。比祖額計虧四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三石。緣本河所管綱船至多。秋冬行運不絕。蓋是催綱使臣等不切用心。往來催趁。致此虧欠萬數不少。兼訪聞諸處斗門。例皆破壞。並不修補。其斗門放水。自有時候。多是官員客旅計會。不依時候開放。□綱船□時到彼。即無水可行。欲乞下三司指揮。逐縣所管斗門。限日近須管疾速牢固添修。不得走透水勢。仍令催綱使臣。與所轄官員。常切提舉。如依前曲徇顏情。及信縱公人受倖。不依時候開放。致有邀難住滯。並乞嚴斷。所有綱運或淮前拖延。不及元額。其催綱使臣。並乞重行責罰。

言財利

論茶法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國朝茶利課額。自收復江浙之後。總山場榷貨務。逐歲共得錢四百餘萬貫。太平興國之初。並是實錢。其後西北邊急。於芻粟入中。遂添估耗。江淮出茶之所。西北入粟之地。不相應會。以是實直。盡爲虛錢。至大中祥符六年七年。亦各及三百萬貫。末年雖不及元額。在京榷務貨。尙得引錢一百五十萬貫。自

頃年變法以來。惟存虛額。其實入之數益少。近歲尤甚。訪聞去年江淮共虧一百三十萬貫。卽未知在京榷貨務所虧數目。昨准敕節文。三司奏據榷貨務擘畫。以河北客人入納及配率斛斗。給過三色交鈔內茶交鈔每一百貫文。貼納三十四貫。支與一百貫茶貨。近又准敕。命應買下慶歷五年分茶鈔。減十五貫。每一百貫只貼納十九貫。其皇祐元年茶鈔。依舊貼納三十四貫。緣客人百姓等。於河北入納。給得交鈔到京。每一百貫只直三四十貫。今雖量與減數。亦是與配率無異。而欲望客旅興販。及招誘入官。其可得乎。近鹽鐵副使仲簡上言利害。見送三司相度。況前後累經定奪。終無救之之效。以致爲害益深。蓋不能究其本原。而急於近利使之然也。且茶課歲入數百萬貫。所以助經費而寬調度。不可不審議也。欲望特降指揮。令三司將新舊之法。子細參詳。定酌中之制。俾經久可行。委得公私利便。卽具保明申奏。更乞朝廷再賜詳酌施行。

第二章

臣訪聞今歲江淮山場榷貨務。見積壓累年茶貨一千一百餘萬斤。並無客人算請。蓋自在京榷貨務擘畫。每茶引一百貫文。更貼納三十四貫。方支得一百貫文茶貨。後來商旅阻節不行。每年課利幷稅錢。虧欠數百萬貫。則國家財用仰給。何以取濟。今發運使施昌言近已到闕。欲乞令昌言與三司使副。將今來茶法。子細公共從長定奪。合如何擘畫。卽得公私利濟。經久可行。

言陝西鹽法

第一章

臣奉敕差往陝西。與轉運使幷范祥面議鹽法利害。緣臣前任本路轉運使。備知前來鹽法。自慶歷二年。因范宗傑擘畫禁榷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逐州衙前等。般運鹽席往諸州。官自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所不忍聞。其衙前估計家業。每直一貫者。即管認般鹽兩席。雖家業已竭。而鹽數未足。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議。終不施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甯軍。見其爲患之甚。因乞依范祥擘畫。用通商舊法。令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糧。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榷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役勞擾。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沿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而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若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爲害浸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若復舊日禁榷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久而不勝其弊。未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爲大害也。若許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額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先有小損。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爲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輕信橫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其往來之勞。妄有臆說。實亦爲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大患。臣欲乞候到陝西

相度。如沿邊近裏州軍糧儲有備。錢物可以那容。得行新法。公私未至大害。其間或有未便之事。即與逐司將迪商舊法。與今來新法。公共從長商量損益。且令通行。如沿邊糧儲闕乏。公私爲大不便。即具畫一事狀。乞朝廷詳酌指揮。

第二章

臣近奉敕差往陝西。相度鹽法。自入陝西界。沿路訪聞。民間恐朝廷改法。頗甚憂畏。蓋以前來禁榷之後。差役人力。般運鹽席。不堪其苦。臣因諭以朝辭日面奉德音。所議鹽法。只要便人。況聖上卽念關中生靈。必不忍重困人力。羣情無不感悅。臣今與本路轉運及制置解鹽司同議。且乞依新法施行。兼爲客人疑惑。未肯入中。已牒逐司告示訖。其有未便事件。雖有減損。卽不虧官。委是公私利便。臣竊見天下歲入錢帛萬數不少。而近年財用窘乏何也。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歲入糧草。支榷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納數千萬貫。是所入有限。而所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乎。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爲先。若不銳意而速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爲害不淺。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因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榷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千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無解鹽。然出產絲蠶米麥最多。羣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災傷。朝省權且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冗兵。或移那兵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畫。計置糧草。漸減入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踰三五年。則東南財用。盡

聚京師。帑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利。忽經久之大計。竊恐難以善其後也。望陛下留神省察。

議兵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臣聞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衆。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以來。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則衞兵日削。恐非固宗社、制戎狄之長策也。臣以爲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前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畿兵耳。本固且強。繇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若調發不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隳祖宗之制。獨不念李唐天寶建中之事乎。善馬精兵。悉出於外。扈衞曉銳。爲之一空。卒以重其後害。此朝廷尤宜深慮也。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卒有急難。惟有民兵可用。往年營籍之矣。籍之未甚長策。又從而釋之。緣河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矧又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他路校之。不逮遠矣。且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戶之上下。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眞民兵之制。事頗相近。故當時招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今之宜。可如抱眞之制。約而行之。不以戶下田足田不足。悉以丁力衆寡。登降其數而籍之。不及數者卽捨之。取其中稍富實者。令差出穀帛錢貨。以給籍丁之貧家。如此得兵可倍往歲。亦可以少抑兼幷而貧悴之戶有所仰矣。一則供饋不費。二則羣情樂爲。其處置訓練之法。卽

有祖宗之舊制焉。河朔民兵既壯而禁軍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今北虜詭詐萬狀。聲言西討。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之際。沿邊亦宜密令繕完。而議者但恃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曷以禦之。此亦必然之兆。得無熟思乎。況邊上武將。未甚得人。且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審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爲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伏望陛下少留聖意。特賜省察。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臣聞屯兵備邊。古今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致。民既困矣。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以固守。則蓄兵積粟。常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經久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爲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當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敝而不務救之之策哉。伏望聖慈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各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或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況逐處地利富實。糧儲易致。率三年一代。遇有警急。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坐糜廩食。虛困疲民。如今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養之教之得其宜。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成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

勇強壯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之情僞。校之南兵。絕爲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爲。其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削月朘。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武。卽暴加重斂。民心怨叛。則肘腋之下。皆爲仇怨。豈暇禦外寇哉。此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惟聖慮裁擇。不任懇迫之至。

第二章

臣近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州軍。蓄兵愈多。積粟常少。乞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就糧兵士等。或令歸營。及分屯於河南曹鄆等諸州。遇有警急。卽時起發。必無後期不及之患。若謂邊兵不可全減。卽乞將義勇鄉兵以代其數。臣伏見慶歷年中。朝廷於本路先鈔點到鄉兵內。揀刺得少壯約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爲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放免。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所以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爲惜費之一端。又況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爲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鹽七十餘萬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二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十八萬人。比之屯駐駐泊就糧兵士一月之費。可充鄉兵一歲之用。計其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精。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甚明。欲望聖慈特賜指揮。檢會臣前進劄

子必賜裁處指揮

論宣毅軍

臣竊見近年天下添置宣毅指揮。以爲郡縣之備。誠不可闕也。然初議招募之時。例物稍厚。故民間無狀積惡之輩。悉投名籍中。官吏等又急於數足。以邀旌賞。豈暇一一選擇。今來所在屯聚。乃大爲州郡之害。驕悍狂悖。結成羣黨。與效尤相扇。動不能制。凡有小可差使。亦不敢用。例皆姑息之。今海內無事。此輩尚敢如此。若緩急驅之禦寇。焉肯用命。不爲禍首幸矣。況前後作過。傷害官員不少。若不早爲處置。必恐浸成大患。其逐處宣毅兵士。欲望特行指揮。令分擘於諸州。互換屯駐。所貴散其凶黨。免貽後悔。仍乞特降宣命。嚴賜約束。應有罪犯。並行決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臣竊見冀州見屯兵一萬二千五百餘人。每年約支人糧馬料三十八萬餘石。內四千餘人。却係眞定府就糧。約支人糧馬料十三萬餘石。其春冬衣賜紬絹。共支十萬三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綿一十三萬五千餘兩。隨衣錢一萬四千餘貫。料錢等每月八千餘貫。勘會本州夏秋稅斛斗。共納四萬三千餘石。夏稅紬絹五千四百餘疋。綿二萬七千餘兩外。逐年所少斛斗三十三萬七千餘石。紬絹九萬八千餘疋。布一萬六千五百餘段。並是轉運司逐時旋擘畫應副。大凡兵士就糧。須籍儲廩有餘。便於計置之處。方可屯泊。未聞本處軍食不足。而能更贍別路兵馬。緣冀州所出賦稅至少。兼不通水路。無由般運。北去

高陽關四程。又非控扼之所。蓋當時臣僚。不爲國家經久計慮。更屯別路兵馬在彼。不惟枉費糧食。兼亦絕難計置。卽今本州民力凋殘。公私匱乏。若朝廷不切處置。將來必成大患。其眞定府兵士十四指揮。欲乞專委本路安撫司。令密切相度。合作如何擘畫。令幷家屬。漸次抽歸本路州軍安泊。況西路易得斛斗。事理至便。如賜允許。只作朝廷意度指揮。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臣昨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計會河北四路安撫司。幷都轉運司。同密切相度。合那移是何軍馬。却於甚處有糧草州軍就食。約減省得多少糧草。仍具委得穩便。連署聞奏。臣尋與逐路安撫司。幷都轉運司。密切相度。那移軍馬。及減省糧草數目。已連署申奏訖。今具逐處那移軍馬。減省得糧草。畫一如後。

一、冀州那移馬軍十一指揮人員兵士。共四千三百八十二人。馬九百四十七匹。往下項州軍就食糧草。

八指揮係眞定府所管。

四指揮往眞定府。

驍銳第三指揮三百五十八人。

雲翼三指揮。

第八指揮四百四十九人。

第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三人
第十三指揮四百七十一人。
兩指揮雲翼往大名府。
第十四指揮四百六十二人。
第二十一指揮四百七十人。
一、萬捷第一指揮四百三十九人往懷州。
一、萬捷第七指揮三百七十五人往衞州。
兩指揮係高陽關所管。幷驍捷右廂往恩州。
第三指揮四百二十五人。
第五指揮四百五十人。
一、冀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料錢一萬四千七百七十五貫。
糧四萬五千一十二石。
草一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一束。
料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一石。

一、博州那移振武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四人往澶州。

一、博州每年減省得下項軍糧。

糧一萬二千餘石。

一、深州那移馬軍雲翼兩指揮人員兵士。共九百七十九人。馬四百一十四匹。

一、深州每年減省得下項糧草。

糧八千八百八十一石。

草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三十二束。

料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二斗。

右臣竊見冀博深三州。糧食最爲闕少。近雖計置得約及一年已來。緣支多收少。其冀州又不通水路。卽今民力困竭。便糴輦運。俱不能及。須且那移兵士。往前件州府。況逐處軍糧有備。兼通黃御河。易爲搬運。伏乞聖慈令檢詳前狀。早賜指揮。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臣竊見河北州軍。近年時有兵士。結連爲過。其頭首皆依法斷遣外。所是隨從之人。及諸般爲非。勘結之際。情理偶未彰灼。所司務從輕典。各行降配。多只於本州或鄰近州軍。移配近下軍分。此輩元是上軍。一旦因事降配。却於本州或鄰近執役。見有同類。豈無慚悚。則包藏禍心。轉欲爲非。煽惑兵伍。深不穩便。欲

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逐路安撫司。應今後兵士等作過。合行降配。並令移配向南州軍本城或牢城收管。如合配廣南遠惡處者。自依元條施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九

議邊

進張田邊說狀 賜張田敕書附

右臣以懦庸之質。荷邊帥之任。才輕責重。不能稱職。進退殞越。罔知所措。伏自北虜請和以來。邊境無事。垂五十載。守禦之備因循浸久。將領之選未甚得人。卒伍之輩復多驕惰。若不精加擢擇。一旦緩急用人。以庸謬之將。總驕惰之卒。必先事而敗。雖有犀甲利器焉所施哉。況虜中日有事宜。奸詐萬狀。不可謂要盟甚固。萬無負德。往年之事亦可明矣。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若沿邊長吏兵官。悉得有才之士。委而用之。上下協濟。庶幾後患可弭。臣昨待罪諫署。未嘗不論列及此。今叨邊寄。安敢循默而不傾竭愚慮。圖所以爲報哉。臣竊見殿中丞通判信安軍張田。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伏望陛下萬機之暇。少賜觀覽。則沿邊利害。粲然可見。仍乞宣諭兩府大臣。參議可否。銳意而預圖之。實天下幸甚。冐瀆宸聽。臣無任悚悸激切屏營之至。

敕書下安信軍通判殿中丞張田

敕張田省高陽關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瀛州包拯奏竊見汝性質端勁文藝該博周知河朔之事嘗著邊說七篇詞理切直深究時病輒敢繕寫進呈仍乞宣諭兩府參議可否事汝學術精深志慮宏遠能窮邊瑣善啓忠規文成七篇說通三訓雖杜牧之之注孫子臧嘉猷之集羽書會稡研覃曾不是過也覽觀之際良深嘆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論邊將二章

第一章

臣近者累曾上言以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扼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業守之業歿繼以給事中張齊賢守之其慎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共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自古嘗惡其連盟協勢以爲中國之患以今觀之釁端已兆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爲國家銳意而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辭氣之瓌奇舉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此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欲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爲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

甚

第二章

臣近到本任。訪聞契丹自賀乾元節人使回後。卽目頗增幽涿等州兵官。及不輟移易軍馬。觀其奸計。殊未可測。況沿途城寨。如雄霸保等州。安肅廣信順安等軍。最是要切之地。與北虜接境。路徑平坦。絕無險隘控扼之所。全藉守將得人。以爲備禦。緣逐處知州幷兵官。向來輕授。未甚選擢。若非綺紈少年。卽是罷職老校。但持張皇引惹之說。以爲身計。其他訓練備禦之法。有名無實。此最河朔之大患也。卽今邊任守將。當無事之時。俾蒞一郡。或無敗闕。若猝然用之禦寇。必先事而敗矣。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於武臣中。不以職位高下。但素有武藝才略。可爲將領者。精選三數人。若先有微累。亦棄瑕錄用。俾分守沿邊要郡。訓練兵甲。大爲之具。庶幾上下熟其節制。緩急用之。則沛有餘力而後患可弭矣。伏望聖慈早賜裁處施行。

請選雄州官吏

臣昨送伴虜使到白溝驛。竊見瀛莫雄三州。並是控阨之處。其雄州尤爲重地。今高陽關一路。全藉塘水爲固。然雄州據塘水之地。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逕平坦。絕無蔽障之所。其間居民。又係兩地供輸。以至本州衙校。及諸色公人等。多是彼中人戶充役。凡欲商量處置事宜。必被窺伺。往往先意漏泄。竊恐浸成大患。若知州通判駐泊都監等。各得其人。則責以撫馭守邊之術。凡事遞相關防。必無他虞。萬一輕授。

卽未免爲朝廷之憂。緣塘州軍。可爲邊境之固者。乃北倚雄州爲重耳。雖城壁堅峻。而兩界人戶。悉處其中。深可爲慮也。欲乞特降指揮。今後應雄州通判駐泊都監等。並令特選愼重有材略及武藝之人。庶免敗事。兼高陽關主兵帥臣。亦乞早賜差選。

論契丹事宜三章

第一章

臣伏見契丹近遣人使。復有請求。今朝廷重遣使命。以答其意者。蓋羈縻不絕之誼也。且北虜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垂四十年。近因吳賊背畔以來。邀乞無厭。情僞可見。臣訪聞虜中官吏。薄於俸給。人民窘於衣食。故自將相而下。以及族帳。久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特其主耳。亦非甲兵用度之未足。種落上下之未和。其力固有餘也。所以然者。以國家歲入數十萬計往還聘問之禮。未之或闕。無釁而動。佳兵不祥。不欲曲在彼耳。非有服仁義、崇德讓之道也。其貪而好利。忍而好殺。強則驕傲。弱則卑順。率戎狄之天性也。故自古聖王。以禽獸蓄之。來則毆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制夷狄之常道。然無代不爲中國之患。議者或爲四夷乃支體之疾。夫支體之疾。亦根於心腹矣。苟支體未甯。則心腹安得無患。願陛下深察於此。愼無忽焉。又慮陛下左右或言事者。有以虜中無事。以安聖意。謂彼君臣樂我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既無故遣使。是必以不可從之事爲請。乃其詭計耳。但小不如意。則欲以爲詞。況今夏地震於幷代之境。蓋陰盛

之象。且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又震於純陰之地。此天之有以示戒也。豈徒然哉。彼必有潛謀構隙之志。尤不可不深慮也。臣竊知沿邊諸將。未甚得人。皆售進市恩。結援固寵。不講方略。不訓士卒。撫馭無術。勞逸不均。以致邊備未完。邊廩未實。一旦急用。必先事而敗。且河朔地方千餘里。列郡數十。與虜界連接。深入之患。甚可虞也。而郡無善將。營無勝兵。卒有來如疾電。去如脫兔。緩急之際。曷以禦之。臣每念至此。寒生毛骨。況觀今來事勢。乃必然之兆。雖命兩府重臣。往逐路宣撫措置。更望陛下頻召執政大臣。與總兵將帥。乞丁甯訓諭。俾圖議謀策。選求將帥。精練卒伍。廣爲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無所云補。惟陛下裁擇。

第二章

臣聞戎狄爲中國之患。其來久矣。以古揆今。未有恃盟好。舍武備。而不爲後患者。國家自契丹請命。逾四十年。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卽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但恃張皇引慝之說。訓練有名無實。得不熟慮乎。臣昨奉命出境。虜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糧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幷代州至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可憂也。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田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盡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方成等亦緣

此而致切。不可忽也。況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邊陲。以何繼筠滄景。李漢超關南。以備北虜。郭進邢州。以禦太原。姚令斌慶州。董遵誨通遠軍。以捍西戎。傾心委之。錫賚殊異。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效。今則不然。蒞事未幾。即從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

第三章

臣等昨於正月初五日離北朝。四日夜。正旦館伴幷生辰館伴。與生辰國信使張堯佐。副使張希一。及臣等共十人同坐。欲排夜筵。方喫茶了。其生辰館伴副使張宥等先言云。請暫約退左右。有事要說。左右既退。張宥等言云。雄州開東南便門。多納燕京左右奸細人等。詢問北朝事宜。隨事大小。各與錢物。此事甚不穩便。請說與雄州。臣等與張堯佐等。即時以理對荅。且已相次。張堯佐等依例先退。臣等飲酒易衣而罷。至來日到中路。未坐御筵之前。先令人白館伴。欲要咨聞相次館伴。召臣等於廳上。六人同坐。臣等說與館伴云。昨夕示諭雄州之事。爲未知子細。不復款荅。及至飲罷之後。召上節中曾有在雄州指揮者。方子細詢問開便門事。其人言雄州日近。不曾開門。凡有門戶。並是舊來開置。臣等尋語館伴云。此事的不足憑。設使雄州誘納奸細。自有正門出入。何必創開一門。若只是郡中創開門戶出入。此亦州郡常事。何關兩朝之事。若或北朝燕京及涿州等處開門。本朝豈可言議。兼本朝每戒沿邊。不令生事。非不丁甯。邊

臣豈敢容易。只如北邊臣僚。近年侵入南界。創立城寨。必是北朝不知。知之必不容許。況兩朝載言誓書。若欲懽好無窮。莫若遵守盟約。各保疆界。其館伴見臣等如此言說。但言極是。頗有愧色。及臣等到雄州、子細詢問去處。並是李允則已前曾開。後來別無創置。臣等合具奏聞。欲乞密諭雄州。凡有體探事宜。更加愼重。免致漏洩。

論昊賊事宜

臣竊聞余靖近進北虜回書。其意未順。今楊守素朝辭將發。未審朝廷如何處置。今若納元昊誠款。仍賜誓書。竊恐北虜因之得以爲詞。於理未便。緣北虜結好四十年矣。事無纖鉅。莫不徇從。一旦驟違其意。非計之得也。況事體至大。若不出於成算。豈可容易擬議哉。設欲恃北虜之舊好。納西戎之新款。縱無後患。亦防他變。得此失彼。恐未爲福。萬一虜情忿戾。乘釁而動。則曲在我矣。驩盟一失。追悔何及。此乃繫國家安危之機。可不愼乎。兼知元昊先所陳請。或未盡從。且可再令商量。稍緩其事。數月之內。彼中事機盡見。然後圖之。惟陛下特賜省察。

論楊守素

臣伏見西賊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結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

成大敝。關防或未能制。若相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支用。或許客人裨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搔擾。固朝廷所宜愼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繒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亡厭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緣臣疎外之職。素不預議。但采於物論。知所以然。敢罄公言。少裨萬一。

論保州事

臣伏見保州城內兵士等。自殺害官吏以來。朝廷累行招諭。及一面進兵攻取。至今固守未下。況地據要害。境接敵界。兼訪聞虜中見屯兵界上。以防託爲名。其安肅軍、廣信軍、切須以宿將重兵鎮守控扼。以備侵軼之患。且兵家之法。惟務拙速。今若用兵進討。則城堅難拔。降敕招諭。又人心未信。倘不別議措置。必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欲望聖慈於內臣選擇素有材辯可任者。令齎密詔往彼。縋入城中。以詔旨一二親自宣諭。俾逆黨知朝廷並貸前罪。普與昭洗之意。縱逆黨迷惑。未卽信從。其間詿誤脅從之人。以使命在彼。必有他變。或翻然改圖矣。昔唐德宗朝。李懷光據河中叛。累命將帥攻城不下。乃以給事中孔巢父及中使持詔入城慰撫。未久。部將牛俊斬懷光以城降。此亦前事之可驗也。若但以詔敕於城外招安。緣此輩自知惡逆罪不容誅。亦未審朝廷確然推誠信寬貸之恩。以城壁堅固。糧食充足。且務偸生。苟延月日。雖欲必取。又緣諸處卒伍。素不訓習。攻城之具。亦旋創造。不惟進攻之後。城中生聚。枉遭塗炭。兼恐兵士等所傷必甚。萬一別有他虞。事體不小。尤不可不深慮也。以臣

博採外議若令親信內臣齎詔入城諭以赦宥許其自新事必可濟於理亦便

乞河北添羅糧草

臣累曾上言以河北河東沿邊守將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帥臣訓練卒伍廣爲聚積以防後患而位疎言賤未賜開納臣昨奉命出疆詢訪虜中情僞亦甚諳悉蓋彼處官吏薄於俸給人民苦於衣食其下族帳各萌南牧之心所未欲者獨其主與一二將相而已亦非兵力用度之不足蓋利國家歲入數十萬不欲無釁而動耳然點集軍馬創造兵器無日無之觀乃所爲其志不小而議者但欲少安聖意謂彼君臣樂吾和好盟誓甚固萬不負德竊恐有誤於陛下也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況河北河東京東地震尤甚沿邊大水並陰氣極盛之象兼又五星屢失躔次此皆災異之大者且天之示變蓋不虛發所以警悟於陛下勤勤如是固不可推咎四夷以忽天戒也其邊上事宜不可不速爲備禦之具今雖遣臣僚往三路便糴緣逐處少得見錢恐難集事欲望特出宸斷許於內帑支見錢或絹百餘萬匹逐路乘此之便相兼收糴俾倉廩稍實有數年之蓄庶少寬聖慮然後日御便殿召執政大臣與總兵戎帥丁甯訓諭俾謀議書策講求將帥練習兵旅繕完城壘以先警備之況當此可爲之際若不銳意速圖但務因循憚於更張措置恐非宗社之福必貽陛下之深憂也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臣竊見天下之患。在乎三路。而河朔爲患最甚。冗兵耗於上。公用虛於下。內則致帑廩空竭。外則致生靈困敝。臣前後累次論列。乞那移兵馬於河南州軍。及罷諸處公用回易。尋委逐處安撫轉運司相度。終未見果決施行。況北虜請和四十餘年。歲遺金帛數十萬者。是欲寬國用而紓民力爾。今邊鄙不聳。正是保國息民之時。而屯兵益衆。用度益廣。每年河北便糴糧斛三四百萬石。約支見錢四五百萬貫。僅有三二年之備。雖朝廷竭力應副。亦所不逮。日甚一日。恐數歲之後。必有不可救之患。至如寶元以前。天下無事。財貨充足。一旦昊賊猖獗。調發旁午。公私窘絕。迄今未復。以今事勢。較之往日。則不侔甚矣。萬一或有警急。何以取濟。且夷狄者。四支也。河朔者。心腹也。幸而外無夷狄之虞。而令河朔塗炭如此。是防手足未然之患。而自潰其心腹也。則朝廷安可不深慮而務救之之策乎。若上下協心。更張措置。如反掌之易。而有太山之安。又何憚而不爲哉。欲望聖慈宣諭兩府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其屯駐駐泊諸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即分屯於河南兗鄆等諸州。率三年一代。遇有邊事。即時起發。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邪。其諸州公用錢。除沿邊及人使路分州軍。量與增添外。諸路一切禁止。並不得回易。則國用民力。漸可完復。惟陛下矜念元元。斷在必行。若更令逐路相度。則互執所見。益無涯矣。臣區區之心。不能自已。伏乞陛下留神省察。

請擇探候人

臣竊見沿邊州軍。探候事宜。於體最急。舊日何承矩、李允則、識虜之情僞。大小必得其實。後來葛懷敏亦

能使人。自王德基、王仁勗後。惟務邀功冒名。所遣既不得愼密之人。且從而聲張之。是致契丹累次全家捉過漢人去。界上多添巡邏驗認。於今全不能深入。只是到得四榷場。及幽涿間。傳得民間常語。或虛僞之事。便爲事宜。且諸處自有機宜一司。所管金幣不少。自來只備支賜與探事人。近年甚有侵借過處。兼沿邊守將類不得人。但圖進取。殊不以此爲意。正恐一日賊及境而不知也。欲乞應係沿邊自來探候事宜州軍。密令知州、通判、及舊例管機宜人等。盡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機宜司見管金幣多少。自來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幾月日可來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新差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只令探首領所在。任將相何人。山前山後人哀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幷訓練點集兵馬。造作奸謀。年歲豐凶。轉移糧草。凡于大事。卽許申報。自餘打圍、移帳、放赦、修城、細碎尋常。衆人所見。虛僞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廢金幣。無益於事。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仍令嚴賜約束。不得漏洩。所貴逐處官吏。用心緩急。免致悞事。

論蠻賊事 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廣南東路鈐轄司奏。據連州申勘到行者孫之道稱。蠻賊等三千餘人。商量入連州打劫。勘會彼中兵甲數少。已差奉職周僧辨、帶兵甲一百人。前去防托者。緣廣南英、韶、連、賀四州。並與湖南郴、衡道、永等州相接。自蠻賊騷動以來。彼處稍有備擬。鹵略無得。賊計必謂嶺南無備。有侵軼之意。兼聞八月九日。

蠻賊五百餘人。打劫連州桂陽縣兩村人戶財物牛馬不少。今來賊勢轉盛。所差兵級數少。必難枝梧。況廣南州郡。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加以兵力綿薄。無堪用者。若不速議措置。使此賊得便。乘虛深入。曷以禦之。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下本路轉運鈐轄司。令於逐州界首。可控扼之處。相度添置寨柵。屯兵防托。以警備之。不然。恐爲患轉大。貽朝廷之深憂也。

第二章

臣竊聞廣南東路鈐轄司奏。蠻賊二千餘人。入連州界打劫。殺害人命。及使臣等。并轉運司奏。乞差禁軍。及選有將略武藝使臣。前來防托捉殺者。臣先曾上言。以連、賀、英、韶等州。最與荊湖南路接界。切慮蠻賊以嶺南無備。乘虛深入。緣彼中州縣。並無城壁及攻守之具。兵力綿薄。山路險阻。緩急救援不逮。乞於逐處要害。可控扼之所。相度創置寨柵。屯兵守把。今蠻賊累次打劫。其勢稍甚。若不令速翦滅。爲患不少。如候朝廷差撥禁軍。恐無所及。緣北人乍到。不諳風土。多染瘴疫之疾。竊見唐時。或嶺南叛擾。並自江西起兵進討。況虔吉等州。疆境相接。民俗頗同。若選差使臣。往彼抽發兵士。或召募就近應副事體至便。地里不遠。人必可用。欲望速降指揮。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十

糧道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臣竊見河北闕糧州軍例皆屯泊軍馬不少雖朝廷多方計置糧儲應副緣支多收少夏秋二稅又無准望若不別作擘畫必恐向去大段闕食且河北天下之根本士卒絕糧勢必生變伏望聖慈詳審事機且將闕糧州軍土客兵士各隨近便去處量與移屯河東或近南有備州軍就糧供贍緩急應用必不誤事候將來計置稍備漸令復舊但慮議者以防邊兵士不可輕動況北虜方守盟約雖有西討之名歲月之間必未有釁若軍無餱糧萬一腹心自相擾亂爲患益甚則國家之憂在此不在彼必然之事可不深慮也

請支撥汴河糧綱往河北

臣奉敕差往河北提舉計置斛斗緣河北轉運司近年失於計置自災傷之後近裏州軍例皆闕乏糧儲有只支得一兩月去處雖本司於去年秋擘畫豫給三說文鈔配糴三百五十萬自後又爲安撫司以配糴不便乃借支諸州常平倉及那撥封樁斛斗外只令糴三十一萬石爲一年准備其斛斗又並未般到

闕糧州軍。虛作見管數目。不過夏初。漸已支盡。勘會三司。先於別州支撥斛斗應副。內汴河綱四十八萬石。見在河陽積貯。及於京西支撥二十九萬石。各已差官裝發。往衞州通利軍下卸。兩月有餘。方起發得十七八萬石。其京東三十三萬石。令轉海往滄州。雖聞和雇客船。一運只裝載得三萬餘石。一年可發得兩運。亦未見報起發次第。近准中書劄子。令更配糴一百萬石充軍糧。況河北河東水旱相繼。人戶流亡殆盡。雖有存者。亦宜撫卹。不可重有搔擾。雖欲抑配。必恐無由辦集。臣自受命以來。夙夕疚懷。緣河北軍糧支用浩瀚。每月約支五十萬石。一年約支七百萬石。或緩急添屯軍馬。所費轉多。今米若不自京師及早急速計置往彼。秋初必致闕誤。至時卒難擘畫應副。河北腹心之地。糧食稍絕。若有他變。爲患不細。近聞江淮發運司今春頭運。並是和雇客船。非又到岸。當此水勢調勻之際。兼人船完備。乞令三司相度。便添錢和雇。那撥斛斗二百萬石。往衞州或通利軍下卸。卽不可更候第二運。蓋五六月後。水勢浩大。官船必不能前去。且救濟河北。惟有此路。捨是則無以爲計。若稍更遲疑。卽不及矣。伏望陛下早賜指揮三司施行。

請於懷衞羅米修御河船運

臣竊見御河上自懷衞通利軍。下至沿邊州軍。順流般運斛斗。無便於此。卽目綱船大小。只及三四百隻。兼多是損壞者。北京雖有造船場。緣累年已來。官司下切點檢兵士物料等。並是將別處支用。日近方鳩集工匠打造。又難得材植。欲乞特降指揮。下河北都轉運司。選差知次第幹事官員。於鎭府界西山。採斫

木植。作栰前來。令本司更於諸處。盡底刻刷。工匠差官專監。併手造船。及添修損壞者。旋支往本河輦運。況懷衞州素號沃壤。斛斗至賤。可以計置應副。沿邊州軍。只患無船。若得船三二千隻。舳艫往來。銜尾不絕。卽邊儲無匱乏之虞。兼免貴價入便。枉費官錢。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臣竊見河北今夏二麥大熟。近朝廷支撥見錢。及本路應係諸般封樁錢等。並令收糴。共及一百萬石。逐路糧食。雖及年支。亦須接續計置。兼沿邊便糴。以三說新法。全未有客人入中。已具事由聞奏。乞令沿邊。且用見錢交鈔。入中一二年。至今未降指揮。今秋田苗甚好。將來必是豐稔。若不預爲擘畫。必臨時措置不及。況積蓄軍儲。無便於此時。不可失也。訪聞邊郡。甚欲得銀絹等博糴。或朝廷以三說新行。不欲改法。卽望聖慈特許。於內庫支借銀絹一百萬匹兩。令轉運司分配與沿邊州軍。依見錢價例。收糴諸色斛斗。不惟邊儲有備。兼免貴價入便。大支却在京錢物等。事體至便。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臣伏讀前漢趙充國傳。充國嘗謂大司農耿壽昌曰。於金城湟中糴穀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壽昌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一失此册。羌人故爲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事旣然矣。若四夷猝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是知糧儲有備。則邊患不足恤矣。臣竊見河北沿邊州郡。軍糧未備。屯兵少處。約及二年。如定州屯兵稍衆。只及一年有餘。況中山最是控扼之所。若非次添屯軍馬。不支數月。糺急

如何取濟。雖朝廷財用窘迫。力所未及。然河朔根本之地。自點虜講好。觀釁而動。詭詐萬狀。固不可信其虛聲。怠其實備。孫子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今若計度糧草。處置邊事。且循舊制。不務施爲。臣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故曰。金城湯池。帶甲百萬。非粟不能守。可不熟慮乎。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三司應河北沿邊州軍。且令依舊入中。若以倍費官錢。即乞支撥見錢百萬貫。趁今夏二麥豐熟之際。於近便處。及時收糴。却自御河輦運。往沿邊州軍。以實儲廩。比之貴價入中。其利甚厚。仍乞速賜指揮施行。

求退

求外任

第一章

臣以極陋至庸之質。過叨甄擢。猥參近侍。仍預諫職。才微責重。何以云補。伏惟陛下以英睿之德。兼夷曠之度。詢求讜議。容納愚直。此誠臣百千載之一遇也。然以位疎言賤。罕或施行。上則負陛下求治之心。下則忤執政用才之意。且忠良介特之士。在下既不能進。奸猾苛暴之人。居職又不能退。公議日迫。無以逃責。久玆忝冒。實不皇甯。伏望陛下憫以無他。矜乎不逮。寬其罪戾。賜以保全。俾出領於單麾。庶少圖於薄效。臣欲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臣無任懇願激切之至。

第二章

臣近者上殿。曾具劄子進呈。乞江浙一次知州任使。至今未奉指揮。進退悚懼。啓處不甯。竊念臣識闇材駑。任優責重。於國家之大事無可濟。於朝廷之庶務不能周。獻替既無所聞。議論又不足信。冒榮滋久。靦顏不皇。退揣至庸。願全素守。伏望陛下曲回聖造。俯諒愚衷。特與保全。俾從外任。誓圖報效。靡憚捐摩。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三章

臣生於草茅。蚤從宦學。盡信前書之載。竊慕古人之爲。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義之分。確然素守。期以勉循。而況親逢盛辰。驟被殊用。寘諸侍從之列。擢處諫諍之班。臣於此時。敢忘圖報。至朝廷之政或闕。國家之計所先。爵寵非賢。權幸干進。臣嘗披瀝肝膽。冒犯威顏。實忌諱之不知。曷怨仇之足避。濫當所職。既竭乃心。然才無所長。愚有不逮。雖間形於狂瞽。徒仰塞於睿聰。止成蹇責之虛名。詎見已行之實效。犬馬之賤。豈憚溝壑之棄捐。塵露之微。無裨山海之高大。上則孤聖君之盛選。下乃迫多士之公言。勢雖苟安。理宜知退。向者屢陳封劄。未賜允俞。尚出入於軒闈。每慙羞於面目。伏望皇帝陛下。察臣愚直。匪爲身謀。憫臣孱微。所憂任重。從其危懇。委以外藩。獻替之司。庶免妨賢之咎。循良之寄。誓堅盡瘁之誠。干觸冕旒。臣無任祈恩竢命。懇迫激切屏營之至。

第四章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者。伏念臣立朝孤直。荷聖奬知。每竭肺肝。勉圖報塞。雖夙夜匪懈。務進於讜言。而歲月逾深。訖無於善狀。臣當堅辭所職。退避能賢。思之甚詳。志方不奪。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危迫。惠此頑冥。特霈俞音。俾分便郡。苟全要領。幸出於回容。誓竭糜捐。終酬於覆載。臣無任祈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五章

臣近者累次陳乞外任差遣。蒙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舊供職。尋再具狀陳乞。未蒙指揮施行。伏念臣夙以愚直。無所云補。久汙高明之地。彌負素餐之責。願避賢路。庶塞公議。伏望陛下矜其拙訥。賜以保全。俾領郡麾。少圖涓效。臣無任懇惻竢命之至。

第六章

臣前後六次具狀并劄子。陳乞外任差遣。近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以臣到院未及二年。依天禧元年新降詔書。令依舊供職者。臣迹孤望輕。才短責重。上不能廣聖主之德。下不及救當時之弊。若乃不愧屋漏。罔恤人言。雖苟遁於邦刑。恐難逃於陰譴。伏望皇帝陛下。察其審分。鑒此由衷。特推從欲之恩。免罹非據之咎。冒瀆宸聽。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第七章

臣近以起居舍人吳奎差知密州。曾具論列。未賜施行。進退憂惶。罔知攸措。伏念臣孤危之迹。多仇少與。

待罪諫列。垂及二年。竟不能有所建明。少裨萬一。而陛下聖度淵深。終賜保全。雖明主之恩。不忍輕去。在愚臣之分。固難自處。伏望聖慈指揮。檢會臣前後累次陳乞外任差遣因依。許除江浙一便郡。誓殫薄效。上荅鴻恩。臣無任懇迫俟命之至。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孝肅包公奏議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包拯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